

世婚之
意千重
著

再嫁公子

上

内宅里争名，争权，
争产，争宠！
再嫁公子，
她决定放手一搏！
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不值钱！
起点中文网白金作者
女性频道冠军之作
侯门似海，宅斗不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婚之

意千重 著
YI QIAN CHONG WORKS

再嫁公子。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婚之再嫁公子 : 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17-3091-0

I. ①世…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0999号

世婚之再嫁公子 (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40
字 数 / 640千
版 次 /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91-0

SHI RUN
ZAI JIA GONG ZI

第一章 假象	001
第二章 骗局	029
第三章 反击	078
第四章 事发	123
第五章 了断	160
第六章 因缘	200
第七章 开拓	243
第八章 敌友	281

经此一事，陆府终于安静下来。林谨容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加强自家根基的机会，她稳当谨慎地往前走，不骄不躁，打理家事越来越得心应手，虽偶尔会与涂氏、林玉珍爆发点小冲突，但大体事情都按部就班地照着计划的走，没有半点差错，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心情平静无波。

茶肆顺利开张，成了平州城小有名气的风雅之地，以吴襄等人为首的一群书生专爱到此吟诗作对，有江南来此间做生意的豪客，也爱往此消遣；盐碱地里种下的高粱喜获丰收，佃户很是满意；林世全越练越老辣，和林谨容商量着，只等吴襄帮忙弄的户籍一下来，就在那边开个香药分店。

陶凤棠在江南置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宅子，林谨容与林谨音通信时，尝试着撺掇她劝陶凤棠再多置些产业，又表示江南实在是个值得去的地方，就算是舍不得把家搬过去，去住几年也是极不错的尝试云云。林谨音有些动心，却还拿不定主意，林谨容也不急，只在给寂寞的陶舜钦每月一封的例行请安信中不经意地透一点江南风情而已。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夏去冬来，又是大半年时光。

将近冬至，阴霾了好几日的天空终于放晴，林谨容与林世全对完账，回到家中又和管事们打了一回交道，已是疲累不堪，便把余下诸事交与荔枝和芳竹二人去办，正待要在榻上晒着太阳歪一会儿，桂圆进来说道：“奶奶，大太太请您过去。”

林谨容少不得挣着起身：“可知是什么事？”

“不知。”桂圆小心翼翼地道，“但刚才听说大奶奶有身孕了。”

林谨容知她甚深，一看她那神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说什么，只神色淡淡地吩咐

咐道：“今日二爷要归家，记得让厨房早点送饭上来，炖锅羊肉，再备一壶酒温着。”

桂圆应了，自去安排。

林谨容整饰完毕，立在门首打量着在廊下吩咐小丫头们做事的桂圆。桂圆已经长成，乌鸦鸦的头发上簪了一支艳丽的琉璃梅花簪子，越发衬得颈项雪白，个头不高不矮，天生的溜肩水蛇腰，即便是冬日里穿得厚，衣裳朴素，却也掩不住身段风流，正是女子最美好的年纪。

林谨容很快收回目光，叫了樱桃，稳步下了台阶，朝着林玉珍的院子走去。

陆云正倚在熏笼边发呆，见林谨容进来，便匆匆起身与她打了个招呼自行辞去。林谨容眼尖，见陆云的眼睛有些发红，林玉珍的脸色也不好看，便不多话，安安静静地行了礼，就坐在一旁静等林玉珍发话。

林玉珍剥了一把橘子皮拿在手里，示意林谨容帮忙把熏笼揭起，将橘子皮扔进炭盆中，漫不经心地道：“后日便是你七妹妹的婚宴。”

橘子皮被炭火烧得冒起一阵青烟，渐渐发干发皱变黑发红，散发出一阵淡淡的清香味儿，林谨容深深吸了一口，道：“贺仪都安排好了的，姑母可是还有什么吩咐？”

林玉珍微蹙着眉头道：“你二伯母家一个远房亲戚要来恭贺，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是姓金的，叫趁于，算起来是你二伯母的表侄，当年来过平州，在府里住过小半个月。”

林谨容本以为她会说吕氏怀孕之事，见是说这个，立时来了几分精神。虽然林玉珍语焉不详的，但这说的不就是陆云未来的夫家吗？只不过那时候林玉珍不耐烦与她讲这事儿罢了。但此刻她自然不能说她知道，只做了恍惚的样子道：“那时我还小呢，记不得了。”

林玉珍并不在意林谨容记不记得，她本来也只是想找个相对可以信任的人商量一下而已：“我倒是恍惚记得一点，但年岁太久，已经记不得他的长相了，况且那时节他还小，长大了也会变。听你二伯母说起如今倒是一表人才，也不知真假。”

林谨容慎重地道：“二伯母多年不曾归宁，平日又与金家少有来往，想来也是从旁人那里知晓的，倒是当不得真。此人怎么了？”

林玉珍很不想多说的样子，犹豫好一歇方道：“此人如今已做了益州那边庆县的知县。”

林谨容佯作欢喜：“那真是不错，年纪轻轻的可真不容易。只是他如今不是做了官的吗？益州离我们这里将近几千里，又怎能来此恭贺？”

林玉珍有些尴尬地小声道：“来的不是他，是他的母亲和大嫂。年纪，也不算轻了，二十七八了吧。他，早年一直都在读书，不曾娶亲，故而耽搁了。家里就只有一个寡母和兄嫂，家境也还不错，生计绝不成问题。”

此时有许多人家的子弟，为了前程而耽搁了亲事，这位虽然年纪大了点，好歹是熬出头授官了，也算不错。林谨容就顺着林玉珍的意思道：“如果人勤奋，人品好，那也不错。只是年龄稍大了些，离得也远了点。”

“也不算太大，大点懂得疼人……远是远了，可难保嫁个离家近的，将来出仕也

不见得就近了，兴许去得还更远呢……”林玉珍不停地找着借口，她一想到陆建新的来信、陆老太爷的警示就烦躁不堪，苦恼地把手里的橘子瓣扔进水晶盘里，“我觉得还不错，毕竟阿云的年纪真是不小了，可她不愿意，听都不愿意听我细说，只说此人年纪这么大，身边必有侍妾。我说侍妾算个什么东西？不过鸡狗一样的存在，不喜欢就打卖了，偏她听不进去。她也没个姐妹，你去替我劝劝她。”

劝不愿意出嫁且眼高于顶的人出嫁，再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事了，林谨容暗暗叫苦，却推托不得，只好道：“我之前和阿云从来没有提过这方面的事，也不知她愿不愿意听我的呢。”此人比之陆云大了近十岁，又不是什么有名的才子，这把年纪也不过是个中下县的知县，且不知长相品性如何，比之吴襄，实在是差得远了点。林玉珍是接受现实了，陆云却还没有，也可以说是陆云明白现实，却还不愿意承认，更不肯服这口气。能叫林谨容怎么办？

林玉珍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也是病急乱投医：“你去试试就是了。我早知道就不该和她说。这下可好，她连你七妹的婚宴都不肯去了。”

林谨容只好站起身来：“那我先去试试。”

“不急，她刚和我大发了一回脾气，你这会儿去她必不肯见你，见了你也听不进去，你等晚上她心情好些了再去劝她。”林玉珍轻轻啜了一口茶，示意林谨容坐下，“听说了吧，你大嫂又有身孕了。老太爷打算明年秋天给陆经娶亲。”

林谨容就垂了头，把玩着腰间的排色玉环带一言不发。

林玉珍皱着眉头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是不肯经常回家，我看他待你也不错，你们年轻夫妻……”说到这里，她也说不下去了，转而道，“原来给你母亲看病的那个水老先生不是挺不错的吗？我看你此番回去，还是和你母亲说说，请他来给你看看的好！不然再拖上些日子，等到陆经媳妇进门也有了，我看你怎么办！”

林谨容低声道：“是。”

林玉珍见她低眉垂眼的，心想真是难得有她这样乖顺的时候，便又道：“我看老夫夫妻俩就是故意挑着这两天说的！我听说你二婶娘在乡下住着，日日吃斋念佛，广结善缘，博了个好名声呢。这下子，有人要在你祖母面前念叨她了。”临近冬至，要祭祖，要互送节物，贺冬，守冬，家里正是最忙的时候，偏巧吕氏这个时候爆出有孕要养胎来，那不正是给宋氏回来制造机会吗？

说实在的，当初陆老太爷肯把宋氏赶去老宅，把家中多数人手换掉，一大半家事交由她和陆云来处理，压得吕氏再没抬过头，这样的惩戒已是出乎林谨容的意料之外。但她也明白，这世上事情，自来都是此消彼长，宋氏是不可能永远在那里住下去的，总有一天会回来。而吕氏有孕，算是又立一功，二房借此机会谋划宋氏归来正是时机。

林谨容看林玉珍跃跃欲试的，便低声道：“这要看祖父的意思。姑母还是消消火，看看再说吧。”

林玉珍皱了眉头道：“这才去半年呢，不够！怎么也要叫她再待些时候才放她回来。”

林谨容晓得她的脾气，索性不再劝，带了几分慵懒，往熏笼上靠了，道：“那姑母是怎么打算的？”

林玉珍道：“你去找你祖父，就说你害怕。”

林谨容垂下眼：“若是祖父问我怕什么呢？”

林玉珍小声道：“你什么都不用说，就说你害怕就是了，他自然会明白。”

林谨容道：“祖父不会喜欢我们插手这事儿的。只怕会适得其反，兴许他们还就等着我们去说这话呢。”

林玉珍一下子挑起眉毛来，威胁地看着林谨容，见林谨容不动不语，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就知林谨容这又是下定决心，死活都不会去办这件事了，于是气极反笑：“这可是为了你好，我都替你把手拿定了，你却不肯去。随便你，反正人家回来首先要对付的人可不是我。”

林谨容懒得和她争，也知她不过是拔了牙的老虎，除了嘴里利索外拿自己毫无办法，便只低着头不说话。

林玉珍无法，多般烦乱生起，忍不住道：“去去去，就没一个省心的，都是些来收债的。”

林谨容也就顺势起身，却见帘子被掀起，陆缄立在门口看过来，与她目光对上，便是温温和和地一笑，随即进来与林玉珍行礼：“母亲安好，儿子回来了。”

林玉珍尚未收去脸上的烦乱，板着脸道：“这次回来打算留几日？”

陆缄只在外头听见她骂林谨容，却不知缘由，少不得和和气气地道：“此番回来，总要过了冬至祭了祖才回去的。”又道，“先生收到家里送去的冬至礼，十分欢喜，让我替他向母亲道谢。”

林玉珍冷着脸道：“谢我做什么？又不是我备的礼，要谢也去谢你媳妇儿，是她备的。”

陆缄见她又在挑刺儿，便不再言语，只回头看着林谨容笑。经过这半年多，二人不说如胶似漆，却也和睦。

看什么看，儿子也生不出一个来，光看着有什么用？林玉珍见了这样，由不得没好气地道：“阿容你去安排一桌好菜，晚上咱们娘儿几个一起用饭，二郎留下来我有话要讲。”

陆缄忙道：“请母亲恕罪，儿子今晚怕是不能在母亲面前尽孝了。适才在道上巧巧儿地遇到了知州大人，因着今岁丰收，知州大人十分喜悦，让儿子去他府里小酌。这是特意回家来与长辈禀告的。”

林玉珍先前提说他不在家里吃饭，脸色越发难看，待听到是得了知州青睐，要去知州府吃饭，不由转嗔为喜：“可是为了你弄出的那踏犁、秧马之事？”

陆缄含笑道：“正是。”

这可是争脸的好事，二房谁能及得上？林玉珍忙不迭地吩咐林谨容：“还不赶紧去找身好衣裳给二郎换上？”又叮嘱陆缄，“若是人家问你话，你可要尽心回答，别问你

三句，你只答一句。”

林谨容看这样子是还有许多话要说，便先行告退，自回房去给陆絨准备见客衣裳。须臾，热汤备下，衣裳鞋袜诸事备齐，陆絨也正好掀帘进来，先把手里拿着的披风递到桂圆手里，目光只在丫头们脸上一转，丫头们就放了手里的活计，悄无声息地行礼退下。

林谨容忙拧了热帕子递过去：“天要黑了，紧着些。”陆絨接了帕子擦了两把，见她还要去忙，便将她的手给捉住，拉她入怀道：“莫急，你我都还年轻。”

林谨容就知林玉珍适才留他，只怕主要说的就是子嗣的事情，便轻轻一笑：“先换衣服吧。”

“也不急在这片刻之间。”陆絨拉她在榻上坐下，一面说，一面褪了衣裳，“给七妹的贺仪都准备好了吧？你们是否明日就要过去的？”

林谨容忙替他整理外袍：“是，明日一早就要过去。晚上的饭也要留在那边吃的。你是要在家里吃，还是要过去？”

“明晚吴襄做东，邀了几个好友去五丈楼相聚，我必须得去。”陆絨的语气十分平淡。

林谨容抬头看着他一笑：“是为什么？要备贺礼吗？”

陆絨一口回绝：“不用。”为他自己的生日办的宴会当然不用备礼。他不想直接和林谨容说，但却希望林谨容知道，并有所表示，他固执地认为，倘若她知道并有所表示，那就说明她心里有他。

林谨容静默片刻，道：“你瞅瞅这身衣服可还满意？”

陆絨这才注意到，他身上这件袍子是新做的，石青色的素锦，银鼠皮的里子，舒舒展展，暖暖和和，没一处不合身。“是你做的？”他垂眸看着只到他下巴高、专心替他系锦囊的林谨容。她脸上的肌肤细瓷如玉，散发着柔润的光泽，眼神安静专注，红润的嘴唇因为专注而微微张着，好似一个刚刚成熟的菱角。

林谨容垂着眼道：“还有这根腰带和这个锦囊。袜子也是。”她已经习惯于把她做的事情一一摆露给他看，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更高价值的回报。

锦囊配色雅致，脚下的袜子是厚实的毡袜，十分舒适暖和。陆絨的唇角不由轻轻弯了起来，他不由回想起新婚初期的林谨容，那时候她的神情不似现在这样宁静温和，更多的是茫然和紧张。看着此刻的她，他多少有些成就感，为他如今的顺意，也为林谨容如今的模样，他伸出手，轻轻搂住林谨容的腰。

林谨容灵巧的手指顿了顿，抬头看着他轻轻一笑，却见他专注地看着自己，一手托住了她的后颈，俯身下来，温热的气息瞬间吹得她的肌肤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不等她开口，他已经封住了她的嘴唇，犹如品尝美酒一般地细细品尝。

陆絨听见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觉着他好似又回到了新婚那一日的紧张和不安中。

良久，他方松了手，在她耳边低声耳语：“阿容，我想你了。”他这次去了半个多

月，回来最想先看到的人就是她。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已经和新婚初期不一样，他想他和她真的能白头偕老。

冬天黑得早，此时屋里已经陷入昏暗之中，陆絨看不到林谨容的神色，只看到她低垂着眸子，听到她的呼吸轻轻浅浅的，她的手还抓在他的腰带上。他也不着急，就一直看着她，等着她回答。

林谨容一直没有说话，许久，在他的耐心几乎要殆尽，满心的喜悦即将平复的时候，他方听到她含糊不清地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也是。”

“阿容……我很欢喜。”陆絨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里一动不动，林谨容温和地轻轻推他：“天黑了，你要迟了，休要喝醉。”

“我理会得。”陆絨方放了手，心满意足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我去了。”

林谨容浅浅一笑，命人进来掌灯，取了他的披风给他披上，送他至院门前，眼看他走得不见了踪影，方才又回到房里，坐在灯下沉思。

荔枝进来，悄悄打量着她的神色，小声道：“奶奶，您应该高兴才是，何故烦恼？”

林谨容一笑：“我是在想，如何去大姑娘那里做这个说客。”就快了，那一年，陆絨就是在这个冬天，与她翻的脸。

“奴婢正要与您说这事儿呢，适才方嬷嬷过来，说太太让她来提醒您，让您休要忘了此事。”荔枝少不得与林谨容出主意，“今日正好备的好酒好菜，奶奶不妨去请大姑娘过来一聚。她若是愿来呢，便相机而行；她若不愿来，也可以在太太面前交差了。”

林谨容遂收了心思：“说得是，你亲自去请。”

荔枝自领命去请陆云不提。少顷，喜滋滋地回来道：“奶奶，大姑娘说她换身衣裳就来。”

林谨容便吩咐桂圆等人设下席面，温起酒来，专待陆云前来。不多时，陆云卷着一股子寒气进来，脸上早已没了初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看着容光焕发的。

林谨容拿眼瞧去，但见她着了一身八成新的海棠红梅花纹锦小棉袄，银狐皮镶边，下头系了一条象牙白的裙子，发上簪着陆老太太赏的事事如意簪，唇上还抹了一层淡粉色的口脂，容色娇艳清新，显见是精心装扮过的。于是笑吟吟地迎了上去，领她在榻上坐下，笑道：“平日里总是忙，早就有心邀妹妹过来一叙，总无机会。”

二人平日里不过是面子情，似这般亲近是极少的，陆云心知肚明林谨容为何寻她，却也装作不知的样子，笑道：“承嫂嫂的情，改日我再回请嫂嫂。我哥哥呢？听说回来了，怎的不见他？”

林谨容笑着给她斟了一杯酒：“为着踏犁、秧马之事，被知州府请过去叙话了。”

“那是好事。”陆云举杯与她相碰，抢着道，“第一杯，祝哥哥能心想事成，壮志得酬。”姑嫂二人饮了，林谨容正要与陆云斟酒，陆云又抢先拿起壶来与她斟酒，巧笑嫣然，“第二杯，就祝嫂嫂早日生个白胖可爱的小侄子。”

林谨容一笑，饮了那酒。陆云夹了一箸肥美的羊肉，关心地道：“母亲没有为难你

吧？我才听说大嫂那事，就劝过了她，怎奈她是听不进去。那时我想留在那里，可是这种事我一个姑娘家实在不好多言。”

荔枝在一旁张罗上菜，听到这里不由微微皱眉，这大姑娘是故意来给林谨容添堵的吧？

林谨容却是笑容如常：“婆母自来口利心软，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还担心她让你伤心了呢。”一句话，就把矛头转向了陆云的亲事上。本来她不一定提这事儿，但既然陆云要刺她，她当然要把该说的都说了，省得白白受这一刺。

陆云含着那块羊肉就有些食不下咽，将手里的筷子放在了桌上，脸色就冷了下来。

林谨容仿似不曾看到她的神色，径自给她满了酒，又给自家满上，自顾自饮了，道：“姑母要我劝你，可我想着，你自来是有主意的人，从来都最懂道理，最懂孝道，哪里需要我劝呢。”

陆云盯着面前那杯酒看了一会儿，抬起眼来看着林谨容，语气尖刻地道：“嫂嫂，当年你就是为了孝道吧？”

荔枝的脸色都变了，从前林谨容抗婚一事大家都有意识地掩着不提，只怕说出来就是伤了林谨容和陆云之间的情分。陆云这样说，简直就是挑衅了。简儿担忧地悄悄扯了扯陆云的衣袖，陆云恍若未闻，紧紧盯着林谨容，静待她回答。

林谨容又给自家满了一杯，淡淡地道：“往事不提也可。不过长辈的话终究是要听的，婆母终究是心疼你。你看我现在不也过得好好儿的？”

“那人哪里及得我二哥半分？”陆云咬着牙站起身来，张口还想说什么，大约是觉着影响自个儿平日里端淑温雅的形象，便又住了口，淡淡地道，“我饱了。嫂嫂慢用。”言罢转身就走。

简儿留在后头，面红耳赤地对着林谨容行了个礼，小声道：“二奶奶，您不要和咱们姑娘计较，她心里……”

“简儿？”陆云在外头拔高声音喝了一声。

“来啦。”简儿犹如惊弓之鸟，飞快地朝林谨容又行了个礼，匆匆忙忙出去了。

林谨容淡淡地吩咐桂圆：“你打了灯笼送姑娘回去。”

桂圆忙应了，飞快点起灯笼追了上去。

荔枝不愤：“大姑娘这性子越发尖酸了，看着似是最体贴人不过，其实哪里又真是如此？不过都是顾着自个儿罢了。肯劝她还是为她好，否则谁又会去讨这个嫌……”

“咱们不说她。”林谨容微笑着指了指对面的位子，“重新取套碗筷，陪我吃一点。吃完以后，我还要再过太太那边去一趟。”姿态总要做足，省得说她这个当嫂子的不关心小姑子。

荔枝果然自取了一套碗筷偏着身子坐下来，林谨容与她倒了一杯酒，举杯敬她：“这些年辛苦你了，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荔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这是奴婢的本分。”

林谨容示意她坐下：“今年庄子里大丰收，茶肆和铺子的生意也极不错，我今日同

三爷说了，请他帮你打套银头面，上面想镶嵌点东西，你喜欢珍珠，还是宝石？”

荔枝惶恐不安：“奶奶，您可是要？”这就像是在替她准备嫁妆一般的，可是要打发她出去了？

林谨容笑道：“我要什么？”

荔枝眼圈微红：“奴婢不想离开您。”

当年她问荔枝，荔枝也是如此回答，但彼时她处境艰难，就算是心里想，也不能替荔枝配个满意的，多少也有些离不开荔枝，倚仗荔枝。但今日，她却可以给荔枝更好的，她不会再让荔枝如同前世一般，血淋淋地、孤零零地死在江边。林谨容沉默片刻，低声道：“我过了年就是十八，你就是二十，年岁不小了。”

荔枝垂眸想了一回，擦了擦眼角：“奶奶是需要外头的人手了吧？您是主，奴是奴，您安排就好，奴婢都听您的。”

荔枝自来恪守本分，故意说这样的话激她，那是真没想过出嫁的事情。荔枝还是那个荔枝，固然变得能干精明了，心却从没有变过，林谨容心中宽慰，也不忍责她，温言道：“你明知不是这样，我只是希望你好而已。真心实意待我好的人，我总希望能尽力对他们好的。”

荔枝红着眼倔强地道：“既然奶奶是想要奴婢好，那奴婢就告诉奶奶，奴婢就想守着您。什么劳什子破男人，奴婢看不上，也没想过。”

林谨容不由笑了：“说傻话，你真心想陪我一辈子，我又如何忍心看你虚度光阴，将来年老孤苦？你不用管这事儿，我必会叫你后半生过得安稳踏实。来，吃菜，都凉了。”又带了几分俏皮道，“你二爷那个铺子里有好珠子，我便给你镶上珠子吧。好替我省点钱。”

荔枝勉强一笑，扒拉了几下筷子，实是吃不下去。林谨容就给她夹了几块好羊肉：“可是不好吃？看看外头樱桃和豆儿都馋得吞口水了。”

荔枝勉强笑了笑，还是不动筷子，林谨容无奈，只得道：“罢了，都撤下去，将菜热一热，你们几个吃吧。另外给我煮碗面来。”

荔枝忙去了。少顷，桂圆打起帘子进来，小心翼翼地上前将一只荷包递到林谨容面前，小声道：“奶奶，大姑娘赏的。里头是一百个钱。”

林谨容瞥了一眼，道：“既是赏你的，便是你的。”

桂圆依言收了，又道：“大姑娘又问，芳竹是否还和从前一样地经常在您跟前伺候，奴婢回答，经常在您跟前伺候的是我们几个，芳竹常跑的是外院。大姑娘略静了一静，又问奴婢和荔枝多少岁了，咱们院里可要进小丫头。奴婢说，不曾听奶奶提过。”

“你做得很好。下次若是再有人问，你就说，我打算选两个小丫头进来伺候。”林谨容亲切一笑，“她们几个正吃好吃的，你快去，去晚了就没了。”

桂圆得了她的笑脸和夸奖，兴冲冲地屈膝行礼告退。

林谨容略坐片刻，算着丫头们吃好了，便叫人跟了她去见林玉珍。林玉珍还没睡，歪在熏笼边发呆，见她进来，忙坐起身来，满是希冀地道：“如何？”

林谨容轻轻叹了口气：“才说了两句，就扔了筷子走啦。我怕婆婆挂心，先过来同您说一声。”

林玉珍怔了片刻，用力捶了胸口两下，眼泪流了出来：“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生了这么个冤家！”

林谨容劝道：“也许她过了今日就想通了也不一定。”

林玉珍流了一会儿泪，猛地站起，一迭声地命人给她穿衣：“待我去同她说，她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难道真要你祖父和公爹动了怒，半点体面全无，她才欢喜？”

长寿在知州府的门房里一边等候陆斌，一边笑吟吟地同门子说笑凑趣儿。

片刻后，陆斌脚步轻快地走了出来，长寿就着门口的灯光看过去，见他脸颊有些红，眼睛也比往日亮，似是喝得比往日里都多，不由担心地道：“二爷还骑得马吗？”

陆斌道：“主人劝得急了些，比往日都多喝了点。但还碍事，骑得马，走慢一些儿就是了。”又问，“你没吃吧？”

长寿笑道：“回去让厨房热点冷饭就好。”

陆斌心情好，轻轻一磕马腹，引马向西：“走，去晚市，爷买羊饭与你吃。”

长寿喜不自禁，唱了个喏，跑上前去与陆斌牵着马朝着城西的箱子街晚市行去。虽然寒风凛冽，此处却是热闹非凡，无数个卖吃食和日用杂货的摊子在道旁顺次排开，热气腾腾，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

陆斌对这个地方不熟，便将鞭梢轻轻戳了戳长寿：“你自个儿瞧去哪家，挑家好些儿的，别怕花钱。”

主子给体面，长寿当然要凑兴，便挑了有名的钟家羊饭，先叫店家拾掇了一张干净的桌子出来，寻个背风的地儿放了，将袖子擦了凳子，引陆斌坐下，去请店家替他熬碗醒酒汤来。

陆斌才刚坐下，就被人在背后轻轻拍了拍肩膀，回头看去，却是陆绩穿着件浅紫色的缎子棉袍，发上绾着根明晃晃的金簪，站在他身后笑：“我只当是看错人了，心想二哥怎会来这种地方，只看着实在是像，便硬着头皮上来瞧，果然是。”一边说，一边与他身后的三个华服男子介绍，“这是我族兄陆斌。”

那几人上上下下打量了陆斌一番，其中一个穿金戴银，生恐人家识不得他有钱的鱼泡眼喷着酒气凑上前来，斜眼瞟着陆斌的脸行礼道：“这位兄台真好人才！”

陆斌见陆绩是喝了酒的，这几个朋友的举止也轻浮无礼，便有几分别，有心不理，但又念着上次与陆绩闹得十分不快，如今他笑嘻嘻地迎上来，冷脸不理实在不妥，便淡淡地侧身让了一让。

陆绩招呼他那几个朋友在四周坐下，他自己与陆斌坐了一桌，殷勤地与陆斌倒了一盅茶水，笑道：“小弟上次听了二哥的话，另外寻了个营生，替外地来的客商跑跑腿儿，做个中人赚点钱补贴家用，如今也算过得。他们都是外地来做生意的客商，这不，刚谈妥了一笔生意，大家伙儿出来逛逛。看到哥哥在此，特意过来见礼的。”

那金鱼眼在邻桌侧身过来，笑咪咪地看着陆绒：“看这位兄台的样子是位读书人吧？端的好生俊秀。”

陆绒见他神色猥琐，一而再、再而三地赞自己好相貌，不由勃然大怒。陆绩见状，匆忙拦在头里正色道：“万兄，我这位哥哥可是正儿八经的举子，将来要考进士的，我大伯父如今正在虔州任的知州。”

那金鱼眼顿时收了轻浮之色，站起来重新与陆绒见礼：“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怠慢，还请兄台莫要见怪。”

陆绩见他这般看重陆绒，由来露出几分得意，笑道：“二哥，他们也有做香药生意的，我嫂子不是有个香药铺子吗？正好可以……”

陆绒之前的气还未消，又听他在这几个人面前提起林谨容来，不由更是生了十分恼意，打断他的话道：“那铺子自有人料理，我从不插手。”便要叫长寿结账走人。

陆绩察言辨色，看出他不悦，便笑了一笑，作了一揖：“我们还有事，就不打扰二哥清静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绒虚虚一揖：“慢行。”

那几人出去，金鱼眼扯着陆绩到一旁，小声道：“这样的人物将来必是有出息的，我有心要结交他，怎奈怕他恼我看不起我，你去替我安排安排，我请你们去杏花楼吃酒耍乐，再请金奴儿来陪他吃酒。”

陆绩脸上露出几分为难之意来：“他可与我不同，有名的才子，家中富足，官宦人家，家教严谨，清高得紧。我可不敢和他说。”

“我是真心结交，没有半点不敬之意。名士风流，男人哪有不喜欢漂亮女子，不喜欢狎妓的？只他年轻，脸皮薄了点而已，劝劝拖拖就成。”那金鱼眼伸手朝他比了五个指头，“你若是办成此事，我便给你这个数。”

陆绩心动，却还是摇摇头：“不成的。你刚才那般看他，他已经动了怒。”

金鱼眼急了：“我可以给他赔礼啊。我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我哪里还敢对他存有半分不敬之心？”

陆绩拿捏够了，方道：“天下举子这般多，你何故偏要结交他？你老实和我说，到底图的哪般？”

金鱼眼看这样子是不说他就不会动，只得小声道：“我是虔州人啊。他家老大人在那里任职，背靠大树好乘凉，知道不？”

陆绩伸手要钱：“先把钱会了又再说。省得我白白挨了他的骂，你又不给钱。”

金鱼眼白了他一眼，从荷包里摸了块银子出来塞进他手里，将他猛地一推：“快去！请不来我可要拿回来。”

陆绩正了正色，又理了理衣裳，行到陆绒身旁，深深一揖：“二哥。”

陆绒正捧着醒酒汤喝，见他又回来了，不由皱起眉头：“你还有事？”

陆绩少不得涎着脸赔笑道：“我那几位朋友景仰二哥的才名，有心想结交于你，托我过来求个情，请二哥赏个脸，前去杏花楼饮酒一叙。上次吴二爷不是说要请金奴儿来

陪酒的吗？今日就请她来作陪。”

陆绉回头，但见金鱼眼在那里朝他讨好地笑，心中一阵厌恶，不假辞色地道：“我出来太久，怕家中长辈惦记，这便要回去了。”

长寿见状，也不吃了，忙扔了些钱在桌上，招呼店家过来收拾，起身去牵马。才刚碰着了马缰，陆绩就扑过来，紧紧拉住了缰绳，赶他走：“去去，小兔崽子，我还有话要同你家二爷说，你凑什么热闹？”

长寿不是仗势欺人的豪奴，却也知道听自家主人的话，也不说话，板着脸去和陆绩抢缰绳。陆绩用力撞了他两撞，将他撞开去，借着酒意死皮赖脸地望着陆绉扬声道：“我的哥哥，你莫要这般不近人情，谁出门不结交几个朋友的？你似这般不给人脸面，难不成你就有脸面了？我虽然是个穷小子，但也懂得服人尊敬。”

周围吃饭的客人便都回头来看陆绉，陆绉好生烦躁，讨厌极了这族弟，阴着脸上前，站在陆绩面前冷声道：“松开！”

陆绩扯着不放，还在笑：“二哥莫非还是在恼我上次那事？论起来，不近人情的一直是你呢。”

陆绉冷冷地道：“我就不近人情怎么了？你放是不放？”

长寿猛扑过来，使劲从陆绩手里夺缰绳。陆绩也恼了，狠狠将缰绳一扔，望着陆绉道：“罢了，我知道了，二哥是正人君子，瞧不起我这种碌碌无为的小人。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啦！”一边说，一边对着陆绉一揖到底。又起身骂周围众人，“看什么看？没看到过给人赔礼的？”

陆绉心中恼恨之至，一言不发，翻身上马，扬鞭而去，长寿赶紧跟上。

金鱼眼走过来，朝陆绩伸手，陆绩朝他骂了一声：“害得爷爷丢尽了脸面，你还要怎的？”

金鱼眼大怒，陆绩冷笑：“怎么着，你是要惹我？”

那二人忙扯住金鱼眼：“罢了，罢了，他也挺没脸的。”

陆绩目送陆绉主仆的背影，狠狠啐了一口：“什么玩意儿，不过就是命比小爷好而已！”

冬夜里的星空格外高远，星星也比平日里看着更明晰。林谨容裹紧了披风，仰着脸辨认天上的星宿，耳朵却没有放过陆云屋里的动静。

林玉珍来训诫陆云，她这个长嫂不得不跟着来相劝，只到了陆云的院子里，她却又多了个心眼，不愿进去惹人嫌，便与林玉珍道：“儿媳就在这外头候着，只怕有我在场，阿云脸皮薄，反而不好。婆婆好生与她说……”好听话她也会说的，逼到现在更是比从前会说。

林玉珍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便自个儿进了陆云的屋子。陆云在她跟前终究是与在常人面前不同，不多会儿儿女二人就吵了起来，陆云放声大哭，林玉珍却是毫不让步。方嬷嬷摸出来，小声道：“二奶奶，您是不是去劝劝？这样谁也不让谁，可是从来没有

过的事情。”

林谨容道：“我这会儿进去才要坏事，母女间哪里会有仇，先看看又再说。”话音未落，果然见里头是又哭起来了，只这次是母女二人一起哭。

方嬷嬷就先进去瞧状况，林谨容则继续站在外头听着。等她把认识的星宿都认了个遍后，里头也不哭了，安安静静的，只偶尔听到一声林玉珍的说话声，陆云的抽泣声。林谨容就晓得这母女二人是讲和了，于是让樱桃去和方嬷嬷说了一声，自个儿先回了房。

才刚把身上的寒气去了，就听院门轻响，门外丫头婆子们一连串的问好声，紧接着陆絨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林谨容只当他在知州府受了气，忙起身去给他解披风，询道：“这是怎么了？”

陆絨紧紧抿着唇，沉着脸一言不发。蹬了靴子，换了家常的棉鞋后在熏笼边坐下来，低着头给自家倒了一杯热茶，喝了大半杯方才道：“恶心死我了。”

林谨容把他换下来的衣物交给桂圆收拾，走到他身边给他续上茶，在一旁坐下来，静等他叙述，陆絨却又不说。林谨容便吩咐桂圆：“去给二爷备一碗醒酒汤送来。”

桂圆应声退下，陆絨握紧了茶杯，半天才道：“日后你若是见到陆绩此人，远远绕开了走，莫给他脸，话都不要与他说，更不要可怜他。”被人生了那种齷齪心思，他是怎么也不肯和自家的妻子说的。

林谨容听这话，倒像是陆绩怎么得罪他了，便道：“我还以为你是在知州府上吃了气。原来是陆绩得罪了你。”

陆絨闷闷不乐地道：“知州大人特意邀我过去，又怎会给我气受？我又不是那轻浮不懂礼之人。”暗里却下了决心，要与陆老太爷说，日后再不要这陆绩上门。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休要让这陆绩带坏了家里其他兄弟。

林谨容却是好奇得很，这陆絨生性谨慎，不是爱惹是生非的人，他上次为了她的庄子与陆绩生了不快，她是知道的，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他越不说，她越想知道，只是知道陆絨的嘴好似蚌壳，她懒得花那个精力去撬，索性借口出去分派丫头们做事，叫过荔枝吩咐了几句。

须臾，醒酒汤到了，林谨容看着陆絨喝了，安排他盥洗休憩。待到她收拾完毕，上了床，才发现陆絨还睁着眼看着帐顶一动不动，只好忍住困意道：“敏行还不困吗？”

陆絨侧过身来看着她，将手伸过去，手指轻轻一拉，她的裹衣衣带立时松开，露出里头翠绿绣鹦鹉的抹胸和羊脂白玉一般的肌肤来。酒是色媒人，他这个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又空了半个多月，眼看娇妻如花在前，又如何忍得住？

眼见他的眼神迷离起来，一双眼睛越发流光溢彩，夺人心魄，林谨容吸了一口气，温和而坚定地将手放在他的手背上，柔声道：“敏行，你今日酒比往日饮得都要多，又与人置气，还吹了凉风，身子要紧。”

枵腹宜读书，醉饱宜独寝。这是养生要诀，却是没什么好质疑的。陆絨恋恋不舍地收回手，只安安静静地看着林谨容。林谨容被他看得有几分不自在，轻轻笑了笑，起身吹灭了灯。再躺下，陆絨却握住了她的手，将她的手引向他怀里。

听到他呼吸仍是有些急促，林谨容屏着呼吸一动也不敢动，慢慢地听得他的呼吸渐渐平缓，似是睡去了，她方收回手，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将近五更时分，天色越发暗沉。陆絨醒来，听着身边轻浅到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心里就是一软一暖，再闻到熟悉的暖香味儿，就有些心猿意马，轻轻挨过去，将手放在林谨容的腰上，将她搂紧了，一边啄着她的后颈，一边去寻她的衣带。

刚解开一股衣带，指尖才触到一点温软，就听林谨容含含糊糊地道：“做什么？莫吵，好累。”好似是疲累到了极点的样子。将近冬至，家里人多事多，大半杂事全靠她撑着，她的确也够累的。陆絨犹豫了一下，就停了下来，却也不收回手，紧紧贴着林谨容，在她身上蹭了几下，又在她肩头上轻轻吻了吻，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林谨容睁开眼，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片黑暗，默默计算着。多亏有了水老先生这样的妇科圣手……可是她的运气又能好到什么时候？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她由不得想起那个从未忘怀却从来不肯轻易想起的小人儿来，心里一阵酸痛，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默然闭上了眼睛。

次日清晨，林谨容与陆絨照例早早起身前往林玉珍房里请安问候。林玉珍容色有些憔悴，特别是一双眼睛颇为红肿，彻底显了老态，陆絨见状，虽知是为了陆云之事，也少不得上前问候。

林玉珍正好借机发作：“阿容没和你说吗？你这个做兄长的，也不关心妹子的终身大事。你口口声声说让我们放心，你看看你做了什么能让我们放心的？这样的大事，不见你操心，更不见你去开导，你敢说你不知道？难道阿容没和你说？”

陆絨默然无语。他之前不是没放在心上，也曾同窗中看过年貌相当、品学兼优之人，奈何才一开口，林玉珍不是嫌这个就是嫌那个，总之就是瞧不上，不放心。他自知身份尴尬，永不得信任。再加上祖父母、父母都在，轮不上他来操这个心，虽是兄妹，有些话也尴尬，于是便淡了这个念头。昨日更是来去匆匆，顾不上陆云那里了。但仔细想来，他是觉着有些对不住陆云，故而只能沉默不语。

林玉珍又念叨了两句，见他不言语，也就没了兴致，摔摔打打地将妆盒里的各样首饰挑剔了一遍，方才选定了做客要戴的首饰，带了三分火气问陆絨：“你今日可要陪我们过去？”

陆絨道：“要过去的，但只怕不能久留。将近冬至，祖父吩咐我陪他去几家铺子里走走，给掌柜、管事们散发一下节礼，中午请他们吃饭，晚上是一位同窗要离开平州，大家凑份子给他饯行。”林玉珍若是知道他又是去与吴襄等人会合，定然要怒，所以他并不把话说明白了。

同窗之间的人情来往格外重要，谁知道将来谁是否会有大成，什么时候就又求得上？林玉珍这方面的见识还是有的，当下也不再多说，只板着脸问丫头芳龄：“去看看大姑娘为何还不来？”想了想，生恐陆云装病不来，便又叮嘱林谨容，“阿容你也去看看，她昨日答应我今日与我们一道去的，怕是临时又改了主意。”